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二十七回 奪狀頭百花與爭御雌才子 屯雙角萬竹峽齊擄女英雄

天明，春桃剛開房門，便見那嵩子同著個姥姥進來，臉兒似是惱著的。無知才扣好了衣帶，上前迎坐。嵩子曰：「相公是唸書的人，宜知禮法。昨夜為何勾引我的女兒，一塊兒在這裡。」無知呆了半晌，曰：「那有此事，誰說來？」嵩子曰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不做。老夫拌著醜名兒，將翠屏捆起來，同到鄉長這裡，由你分辨。」無知想了一想，曰：「不妨事，捉奸須要登時捉住的，到鄉長這裡，小生自有說話，去波。」那姥姥曰：「也罷，這樣的事，相公不醜，我們先丑了。相公也是無室，我女兒也是無家，將就些，就招你作女婿。丑不外揚罷了。」春桃接著曰：「這事是最圓通的，相公允了罷。只是我們要趕路程，今下了定，回來時成親，是兩不相礙的。」無知只得應允。遂將身上的玉連環解下，雙手奉與嵩子，曰：「小生客途，無甚聘禮，只此略見意見。」嵩子回嗔作喜曰：「賢婿肯俯從時，門楣有幸了。」叫丫鬟拿這連環，與姑娘收著。丫鬟去不多時，捧出個小盒兒，中藏四規真珠寶一事，回答姑爺重聘。無知收了，拜了嵩子、姥姥各四拜，便要起程。嵩子叫人趕辦筵席餞行，送出鄉外。無知帶著春桃，上馬加鞭，望南而去。一路上，人耕綠野，犬吠花村。漸漸的鴉噪夕陽，又是黃昏時候了。是夕，投宿紹莊。莊之西，有個龍灣市。市上有個客店，名呼家店。這店房舍幽雅，肴饌精潔，比別店三倍的價。凡富游子弟，多投這店。無知下了馬，進這店中，店主人將無知相了一相，帶他揀個絕好的房子。笑曰：「相公，莫非來考吉當試的麼？」無知曰：「小生是北方人，要往南方探親，故打貴莊經過的，敢問如何是吉當試？」店主人曰：「我店中投宿的，往來不絕，南方人多文雅，北方人多質野。相公說是北人，想是僅見的。大約詩詞上，都講究有素的麼？」無知曰：「略涉獵些。」店主人曰：「我們莊公府上，有一吉當樹，那樹從沒有開過花的，今兒開了七朵，以為祥瑞。明日，招人賦詩考試，無論本莊的，別莊別鄉的，考得頭名時，即封作花狀元。相公來得這麼巧，明兒何不走一遭，奪個狀頭回去。」無知曰：「明兒，煩主人指點考試的規矩。」主人大喜，教人備上等的酒菜。

是夜，春桃說曰：「依著春桃，不考這試也罷。我們左不過，是個女人，為著公擄鄉長的親事，餐風宿水，時時提著心，防人窺破，姑娘平時的膽，大慣了，昨宵的事，都是姑娘撩撥出來的，又來這裡考甚麼試，就令考中那狀元，不能帶作嫁奩，一時露出行止，都不好看得，勸姑娘收斂些兒罷。」無知是個絕好勝的人，那裡肯聽。明早，店主人已將所囑買的筆硯場具送來。無知問了備細，使春桃攜場具跟著，跨馬直奔莊公府來，填了名冊。已牌的時候，魚貫兒點進一座大院子裡，約有三百餘人，外桌兒坐地。先給酒飯，然後有人拿著那題目牌兒，眾人看了，是吉當花七律一首，限恩字，次題，是紹莊竹枝詞四首，不拘韻。眾人搖頭擡額的，想了一會，過了午牌，先後交了卷子。又擺著點心兒，各人吃了，散了。

時以呼家寶為主司閱，這卷。沒有中意的。除未完卷的，及抄前人杏花桃花詩的。沒奈何，取了三四名，總是有一兩句似詩句的，餘都槎桠不成語了。尚剩幾個卷兒，打點不看他了。忽報丁勉之來探候，兼看他取的卷子。勉之亦不決意，乃撿閱餘剩的幾個卷，忽檢出一個墨光射人，絕好書法的。勉之曰：「這卷書法很好，或是好卷。」閱罷，大喜曰：「不期有這個人，看那姓名填著是趙無知，無力鄉人。」家寶大驚曰：「這無力鄉，是最鄙陋不入教化的，又是個女人做鄉長，那裡有這等奇才，得這人可以不負公望了。」遂取作第一名。第二名是紹文波，第三名是紹春華，四名是繆方，餘皆不錄了。呼家寶捧了這四個卷，呈進潛光。潛光教家寶逐名的念與他聽。潛光曰：「某雖不懂這詞句上，只是初念這一卷，是好聽得很。你再念一念。」家寶復將那吉當花七言律念起來，曰：「仙種分來太乙垣，七星飛入九華門。千絲紅散胭脂影，一品香迷蛺蝶魂。錦段織成雲有朵，寶光合處月無痕。千年尚結瑤池實，盡是東皇雨露恩。」念罷，又解了一回。曰：「這吉當花是七朵，起二句，言這花之種，是天上分來的，先點那七字。頷聯形容這花之香豔富貴，組織工麗，卻無俗音。頸聯用七襄雲錦，七寶合月，兩個典故暗藏七字。結用王母七顆桃為比，押到恩字。是體物瀏亮中，最得體的。」紹潛光點點頭曰：「真正才子，真正好詩。」又念紹莊竹枝詞頭一首曰：「白龍庵外草草草，湖畔妖姬學彩蓮。彩盡蓮花又蓮子，只應留著葉田田。」其二曰：「六陌蠶娘獻彩桑，爭誇絕技善飛牆。牆邊摘得牛心柿，私裏紅巾擲小郎。」其三曰：「龍灣市前人打鼓，龍灣市後人插秧。龍灣市上當墟女，手捧椰尊勸客嘗。」其四曰：「小姑杳杳奶勞勞，日改青衫作戰袍。近日惡文偏尚武，教郎投筆弄槍刀。」念畢，潛光拍案曰：「好詩好詩。只是這奶字，可入得詩句麼？」家寶曰：「我笏山的稱呼，凡女子未嫁稱姑娘，已嫁稱奶娘。奶字雖俗，但竹枝詞，是風謠之詩，即如白龍庵、龍灣市、蓮湖、六陌等地名，飛牆、插秧等俗語，皆可供其運用，所謂俯拾即是，脫手皆新者也。」潛光曰：「既如此這人就點他做個花狀元罷。速傳這人來，待某看他的相貌如何。」即日出了花榜，報至龍灣市呼家店。內店主人向無知道了喜，復擺酒饌為無知潤筆，諸莊勇都來結識狀元。

明日，有幾個莊勇，傳莊公命，請無知入府相見。潛光見無知青年美貌，大喜，降階迎接，分賓主而坐。即擺筵宴款待。又擇吉期，使呼家寶備辦繡旗彩杖，用百花結個花輿，遊街三日以寵之，務極華麗。又使巧工製造翠毛雀羽來繡攢花鳥的錦袍，八寶嵌雲的奉聖冠。選莊內的美貌良家女子，來扛那百花輿，諸莊勇的女兒，盡來扛輿，不得扛輿的，便嗚嗚的哭著，自歎命蹇。至期，家家結彩，當路的樓窗，皆珠幕花燈，連絡不絕。行行頭踏，大書花狀元字樣，一對對的霓杖旗幟，一隊隊笙簫鼓吹，三簷的生花涼傘，間著鏤香八寶執事。近輿，扮幾隊宮妝妙女，捧著香帛爐，擎著花籠、花鳳、花蝶、花球、花瓜、花福，百花結成的宮扇。後面，一群豔妝女子，簇擁著那百花輿。輿上坐著一個如花的花狀元。輿後，又有一隊擗甲的女將，騎馬隨著。看了的，又抄過前路再看。亦有隨著騎馬的後面，芸芸的行，不肯回去。一來，無知是天生玉貌；二來打扮得華豔。女兒的心裡，得嫁這個人一夜兒，便死也夠了，那老臉的竟說出來。這三日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，肩簇簇鬧個不絕。

才安息了幾日，忽有大寅鄉勇來告，言紫霞洞的強寇，兵圍本鄉，強索糧米，本鄉千有餘家，亡在旦夕，乞莊公念同盟之誼，速發熊羆拯我黎庶。潛光集謀士莊勇，聚府議之。丁勉之曰：「大寅為我莊後勁，大寅一破，不能保其不窺伺我莊，不可不救。」家寶亦然其言。潛光曰：「某聞紫霞洞強人，所向無敵，非起傾莊之兵，某親督戰，恐不成功。但我莊新敗之餘，元氣未固，勞師動眾，必擾民心，若何而可。」無知進曰：「勝敗之機，在謀不在眾。寇雖強，寇也；寇之為言眾也，眾則不一。不一，則不固。我當以少勝之，不宜用全力以長寇威。小生雖是書生，頗嫻軍旅，願假莊勇二名，莊兵五百，立擒賊梟，獻於麾下，何待莊公奮全力以親征。倘言不驗，甘當軍令。」潛光大喜。即點紹太康、奇子翼，馬步軍共五百人。無知領了令箭，即日率軍從紹莊後路無那徑而出。

是夜，安營已畢。春桃曰：「公擄鄉長，日望姑娘早見顏公，完此心願。姑娘偏愛攬那無益的事，自尋荊棘，何苦呢。」無知曰：「紹公待我厚，必不放我行。我此行，必破賊，救大寅，所以報紹公也。已報，則去留由我，不為不義。千里姻緣，欲速不得的。你且助我破賊，以顯威名，餘何足道。」明日，使人多豎旗鼓，軍容浩蕩，揚言殺奔紫霞洞而去。至雙角峽，又屯軍不進。密令紹太康，引軍二百，人馬銜勒，從大寅左邊劫無智的營。令奇子翼，引軍二百，從大寅右邊，劫更生的營。伏至四更初點，不待號炮，悄悄殺入，賊軍必無準備。兩莊勇領令去了。是夜，細雨濛濛，愁雲密布。紫霞的軍，聞救兵已出，卻不來解圍，只去攻打紫霞洞，恐小智勢孤，不能禦敵，巢穴一失，何處藏身，正欲分兵回救小智。先是，更生與足足同時被擄，足足逃歸，無智俛令更生削髮，以補大智之位，更生不從反說無智蓄髮，同歸顏公，無智心然其言，而尚瞻徘徊未定。是役，留小智守洞，與更生同攻大寅，破有日矣。是夜，無智使人請更生商議，回救紫霞之策。談至四更，倦欲就寢，忽金鼓驟鳴，火光四起，披掛不及，紹軍已劫進營中來了。眾兵大亂，更生橫槍徒步殺出。但見火光照天，四面皆紹軍，只從無火處走。不期大寅鄉里，又衝出一彪軍來，大呼曰：「這黑影裡獨走的，正是女賊頭了。」更生斜刺裡繞山而走。那雨氣雖消，路甚泥濘，身上又無弓箭，再走過兩個山坳，氣噓噓地，坐一巨松樹下，走不動了。忽見一騎馬，引著十餘個步兵，用火把照著，曰：「在這裡快來拿人。」更生將松樹偃著身子，

暗地刺人，近前的步兵，已刺倒了幾個。那騎馬的，揮刀繞樹斲來。更生從樹縫裡一槍，倒插上去，正插著那馬上的軍士咽喉，挑下馬來，殺散了餘兵。防人認識，欲改男妝，遂將那刺死的頭盔衣甲解下，披戴好了，上了馬，又望無火處走。正走著，又見杉林裡走出十餘個步兵，引著一騎，卻無火把，從黑影裡追來。更生歎曰：「我命休矣。欲見顏郎一面，怎能夠呢。」正思量尋個自盡，那後面一騎已趕上，一把捉下馬來，眾兵縛了。時天色漸明，一兵曰：「這人好像更生娘子。」更生聞語，心裡一驚，環顧果然是自己軍士。大呼曰：「你們錯拿了自己的人了。」那一騎橫著禪杖，正是無智，下耿純解了更生的縛。言紹軍實不多，只是我們軍馬，自相踐踏，死的降的，大都十無一存，俺手下只剩這十餘人，在這裡逃命，不圖得遇娘子。更生曰：「且商量從那條路回洞是緊。」無智曰：「白藤嶺，怕有軍馬埋伏，回洞又遠，倘敵軍破了洞時，遲了，不如從雙角峽抄過，雖崎嶇難走，究竟穩便。」時朝旭雖升，復有些無聲的細雨，遂取路從雙角峽來。忽後面塵頭大起，金鼓吶喊之聲不絕。無智更生大驚失色，忙忙揮鞭過峽。那峽有萬竿的風尾竹鎖著，又名萬竹峽。繞行尋著路徑，那徑盡是濕泥。忽聞竹裡有人唱歌，歌曰：「泥滑泥滑，脫了繡鞋脫羅襪。」駐馬聽時，那濕泥已濘著無智耿純的足，盡力鞭那耿純，耿純大吼一聲，把無智掀在地下。吶一聲喊，竹中走出幾十個步兵，把無智綁住。更生吃了一驚，身子一顫，馬站不牢，連人帶馬，翻倒在地遂被縛。後面的軍馬到時，只見春桃立在竹外，笑曰：「兩莊勇勞苦。兩個賊首，先被春桃捉住了。」於是解回營中。無知升帳，見那尼姑嬌豔異常，這漢子亦白嫩如美婦人。罵曰：「你這野尼，既受佛戒，為甚麼犯了殺戒，又犯淫戒，偷漢子呢。」無智曰：「乳臭書生，出語傷人。我無智是頂天立地的尼姑，要殺便殺，偷甚漢子。」無知曰：「你這野尼，好大膽，為甚麼冒認小生的名呢。」無智曰：「我無智的名，是出家時師父取下的，誰肯冒你。」無知曰：「哦，你原來喚做無智，小生卻是無知。無知無智，恰是兩口兒，不若與你結拜了罷。」無智大罵曰：「賊書生，我無智烈烈轟轟，是可斬不可侮的。你欲調戲俺時，須提防著腦袋。」無知大怒，罵曰：「賊淫禿，你招了這白臉的做尼公，還裝假幌子。」因指著更生曰：「你不與人結拜，這個是誰？」無智冷笑曰：「你的眼兒小，不能辨雌雄。你道這個是誰？他乃顏莊公的更生娘子。若動他一動時，顏公知道，你有幾顆腦袋呢。」無知曰：「小生不信，小生與顏公是最好的朋友，他娘子怎肯從你做賊。」更生曰：「你這書生，果與顏公相好時，說給你聽，我與足足娘子，攻打紫霞洞，為洞中的師父擄去，足足逃回，我逃不脫，故此權在洞裡，因昨夜敵軍追急，故此權扮男妝避禍的。」無知大喜，將他的盔甲解開一驗，果是個女子。親釋其縛，教春桃帶入內營，小生有密話與他說。更生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有話便說，入內營作甚麼。」無知曰：「娘子休疑錯了小生，實有沒奈何的委曲，若起反心，鬼神不佑。」更生見他說得懇摯，便隨他進內營來。